

◇ 琼岛风物

吴义秀

## 钟元棣与崖州八景诗



崖州山川形胜，吸引了文人墨客的目光，他们撰文赋诗，留下了许多新旧八景佳作。于是，景因诗而增色，诗由景而留名。除王仕熙、卢多逊、唐镜沅、吉大文之外，历代为崖州新旧八景赋诗撰文者还有宋代毛奎，明代王佐、张习，清代稽震、尹之逵、钟元棣、张擢士、卢绍、郑懋昌、王瑞瑄、裴崇礼、孙元度等人。他们的诗文在当时就脍炙人口，但能流传至今，主要靠《崖州志》这个载体。因此，不能不提到钟元棣。

钟元棣是浙江宁波人。据资料所载，他是举人榜的副榜备取生，在清光绪二十五至二十七年间曾任崖州知州。作为一个封建地方官吏，其从政有时代带给他的历史局限，但他对《崖州志》纂修所作的贡献不容置疑。1899年秋7月到任，1900年5月就开局纂修。之前，《崖州志》已在康熙年间成书，乾隆年间又加以增辑，可惜原书有失简略，而且经过百余年变迁，许多情况已经发生较大变化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当时吉大文、唐镜沅等人，皆有志重修《崖州志》，但最终因难于筹措巨额资金而被迫放弃。一到任，钟元棣就找了后来担任纂修主笔的张寓、邢定纶、赵明经等人商议，敲定此事。为解燃眉之急，他还“捐廉百金为之倡”。州官带头捐款，人们深受鼓舞，许多绅士踊跃聚巨资，使重修《崖州志》一事有了经费支撑。这些史实，在钟元棣、邢定纶撰写的《重修<崖州志>序》两文中均有明确的记载，并互为印证。这部地方志书，“搜罗较广，纪事颇详。志述所及，上溯汉唐，下至清末。凡疆土沿革，气候潮夕，风土人物，典制艺文，无不各具其要。”可以说，这是一项有价值的地方文化工程。

钟元棣从政之余，还撰文赋诗，记山川之胜。他跟吉大文等人一道，为崖州新八景各赋诗一首，给读者留下许多同题佳作。

钟载于《崖州志》中的《鳌山叠翠》，是崖州新八景诗一佳构：

一山横海镇中流，翡翠屏开护此州。  
破晓烟痕飞岭岫，入秋岚影罩城楼。  
云堆螺髻千层耸，雨洗蛾眉半壁收。  
如此佳名如此景，问谁拾级到峰头？

鳌山即南山，如今它已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。钟元棣的诗，写的是南山的自然美。读着诗，南山翠色仿佛扑面而来，我仿佛置身于110多年的环境之中。

南山高虽然只有478多米，但它枕海壁立，形势险要，历来被视为崖州的屏障。诗的起句，运用“横海镇中流”五个字，状貌南山横亘、像中流砥柱威镇海边的气势，可谓先声夺人。“翡翠”一句，把南山比喻为开屏的翡翠鸟护住崖州，把色彩的描绘和动态的刻画结合起来描绘出了山的“翠”色。

颌联不着一“翠”字，但细品不难发现诗人的用意。“破晓”一句写清晨的山。由于山色苍翠，山岚飞过山岭洞壑，便如烟一样留下痕迹。山色不仅显出动感，烟痕更反衬出它的苍翠，富有诗情画意。“入秋”一句，依然写南山的清晨，但这是秋天的清晨。云淡山翠，山的雾气投下影子，才能笼罩着崖州城楼。这种不写之写，让读者想见那南山的翠色。

劲联写雨后的南山。诗人展开丰富的想象，把南山的层峦叠嶂比喻为妇人的螺髻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诗人的首创。唐朝诗人韩愈写桂林山水时，就写下“水作青罗带，山如碧玉簪”的句子。而诗人也有自己的创新，用“雨洗蛾眉”写出南山的雨景，写出雨丝掩映下山色的苍翠。

诗人的笔墨不断变换着视角和手法，徐徐展开了一幅南山翠色的立体画轴。同

◇ 世说新语

王国华

## 古人如何揩公家的油

在古代，“驿站”是专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各类官员途中食宿、换马的场所。相当于今天的邮政所加官方招待所。进入和使用驿站都需要专门的凭证（火牌或马牌）。使用凭证本有严格的规定，但到了明朝后期，凭证已经相当泛滥，官府滥发，民间滥用，也不管你是不是有公事，谁有本事拿到谁就可以到驿站里大吃大喝，或免费役使驿站附近的居民，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。吴思在《潜规则》一书中提到，徐霞客当年游历全国，本无权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。但是凭着地方官赠送的马牌，徐霞客却支使村民为他和仆人抬轿赶路。主仆加上行李，动辄要用七八个夫役。村里人手不够时，还让妇女为他抬轿。此外还要供他吃喝，有鱼有肉，“煮蛋献浆”。《金瓶梅词话》中，西门庆要进京给蔡京奉送寿礼，“把皮箱、凉箱装了蟒衣、龙袍、段匹，上寿等物……次日，把二十杠行李先打发出门；又发了一张通行马牌，仰经过驿递，起夫马迎送。”给京官送礼是完完全全的私事，竟如此大大咧咧地揩公家油。顾诚教授在《明末农民战争史》中说，“随着吏治的全面败坏，驿递制度也弊病丛生。大小官员往来于道路时，常常任意勒索夫、马，甚至敲诈‘折载’，即令驿站提供超过实际需要的供应，其超过部分折成银子纳入私囊。

《儒林外史》中提到另外一种凭证：溜子，又名“溜”、“溜单”。书中注释：这是官员出行时逐站传索供应的一种文件，豪家拿官衙片子传唤饮食游戏的供应，是借着官府势力役使人民的恶例。其性质应该与马牌差不多。《儒林外史》第四十二回中讲，汤总兵的儿子汤大少和汤二少，参加完科举考试后累倒了，每人吃了一只鸭子，睡了一天。到十六日，叫小厮拿了一个“都督府”的溜子，溜了一班戏子来谢神。也就是说，都督府出此凭证，可以随便喊一个戏班来给自己演出。这种演出基本是免费的，即使偶尔有点赏金，估计也不够他们的开支。戏班本是私企，并非官办文工团，却要承担其职责。第四十九回中讲，“秦中书回家，写了五副请帖，差长班送了去请万老爷、施老爷、迟相公、武相公、高老爷；又发了一张传戏的溜子，叫一班戏，次日清晨伺候。”明清一带，中书就是个从七品的小官，也能随便“溜”人，“溜子”之泛滥可想而知。给人的感觉就是，老百姓乃纯正鱼肉，任由上下官员驱使，随时给他们提供各类免费服用。如果会算计，官员的工资基本可以不动了。

在戏曲里常常看到“肃静”的金字大牌或者灯笼，一般都是官员出行时，抬出来警告愚昧的。汤大少和汤二少去逛妓院，带着四个小厮，青天白日还要提着两对灯笼：一对上写着“都督府”，一对写着“南京乡试”。前者乃其自家庭出身，后者表明自己正要参加科举，一副即将高升的得意之色。这种招摇现在看来不可思议，古代却是彰显身份的重要方式。随着金字牌的泛滥，地方豪强和劣绅只要能弄到，也会拿来使用。严贡生带领儿子迎亲返回高要县，派手下雇了两只大船，一只坐的是新郎新娘，一只严贡生自坐。借了一副“巢县正堂”的金字牌，一副“肃静回避”的白粉底。船家十分畏惧，小心服侍，一路无话。

不过借来借去也容易搞出事来。《儒林外史》第九回中，高官家属娄三公子和娄四公子乘船回家，水中都是各家运送租米的船只，导致河道堵塞。忽听前面一片声响，两位公子往外一看，见上游一只大船，明晃晃点着两对大

高灯；一对上面写的是“相府”，一对写的“通政司大堂”，娄氏兄弟的父亲做过“中堂”，相当于宰相，他们的哥哥任职于通政司，两对大灯明显指向他们家。船上站着几个如狼似虎的人，手拿鞭子，打那挤河路的船。四公子吓了一跳，低叫“三哥！你过来看，这是谁？”三公子来看了说“这仆人不是我家的嘛。”说着，那大船已到了跟前，拿鞭子打这小船的船家。船家一争辩，大船上的人说，我们是娄三老爷装租米的船，谁人不晓得！这边娄三公子一听，出来表明身份。对方赶紧道歉，说自己是刘守备家的船，大胆借了娄府的官衙。娄氏兄弟只淡淡地说了一句，你我同乡，借个官衙灯笼何妨？但你们在河道里行凶打人，却使不得。你们说是我家，岂不要坏了我家的声名？

他们在乎自己的名声，但对使用官衙灯笼还是抱无所谓的态度。不过你想想，借官衙灯笼的，哪个又是为了做好事？同

◇ 浮世逸草

汪秀红

## 居有竹



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在农村老家房前屋后布满各种竹子，勤劳的母亲常找块空地挖个坑，移植一棵竹苗，培土后浇点水，过不久，竹子就成活了。一到夏季，我与小伙伴们三五成群在竹林下的石头上乘凉午休，特别清静。当母竹长出成批竹笋的时候，母亲就留下一部分让其成长，其余就挖回家做成好菜。如竹笋炒蛋或用咸猪肉炒笋，在改革开放前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难得的美味佳肴！母亲还把竹子精雕细琢为各种竹器，先留足自用的后就全挑到集市上卖，以贴补家用。后来我也学会了种养竹子，竹子真是我年少时期农村生活的好伙伴之一。

竹子是高挺、速长的禾草类植物。据统计，全世界竹子种类有近万种之多，我国就生长着上千种的竹子，平时常见有绿竹、毛竹、刺竹、斑竹、桂竹、雅竹，也有景观竹如水竹、花竹等。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有会跳舞的竹子—凤尾竹，当你对着她唱起嘹亮的歌声时，竹子的尾部就翩翩起舞。竹子还可制作乐器，北京市有个竹乐团，30多种乐器全是以竹子为原料的，如竹笛、安格隆（始见于东南亚的竹钢琴），演奏起来，悦耳动听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离开家乡到城里求学，尤其是在城市工作定居生活之后，我与竹子相处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了。公共绿地上所种大多是名贵花木，而竹子常被视为下里巴人，登不上大雅之堂。鹭岛筼筜湖两岸原来生长着成片的竹林，据考证，“筼筜”本意就是生长在水边的大竹子。可随着围海造地及城市化进程的深入，如今湖边已难得见“筼筜”，在日趋完善的湖岸绿化景观中偶见零星的竹子，尚体现不出“林中竹、竹中林”大气幽雅的韵味，确实有点美中不竹（足）。

竹子，挺拔青翠，凌霜傲雨，淡泊幽雅，高风亮节！备受我国百姓喜爱，古今文人墨客，嗜竹咏竹者众多。西晋时期“竹林七贤”，视竹子为化身，整日与竹林相依为命，超凡脱俗。北宋大文豪苏轼在《於潜僧绿筠轩》诗中写下脍炙人口的吟竹名句：“可使食无肉，不可使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人瘦尚可肥，俗士不可医。”直击当时物欲横流、见利忘

义的庸俗社会风气，透射出一位刚正不阿、志存高远文学大师竹子般的高尚情操。此外，值得一提还有清代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，喜爱并擅长画竹，让竹子的风韵跃然纸上，生动活泼，韵味十足！

一簇竹子，便是一道风景。在城市高楼林立的夹缝里偶尔见到三三两两的小竹群，犹如找到知音。在大树下顽强生长的竹子所占空间小，对周边环境贡献大，在净化空气的同时，对主人宾客都是种上等的精神食粮。每当回老父亲居住的小县城探亲，途中穿过竹林的那种感觉，真是来时一片清新，走时芬芳相随。

现代都市生活，既要食有肉，亦要居有竹。在城乡差距依然较大的今日，想必应扬长避短，融会贯通，农村设施的城市化，城市环境的乡村化是全世界发展的大趋势。在拥挤喧闹的市区，留点绿地，种上斑竹，就是景观，可提升环境品位；利用自家阳台种盆黄金间碧玉竹是圆爱竹梦的捷径。盼望所有爱竹者无论住在农村或城市都能如愿以偿：居有竹，常与竹为伴！同

◇ 人生态度

汪亭

## 顾念有度

我有位同事，是家里的独生子，从小被娇生惯养，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。在办公室，他从来不会给同事帮忙，反倒常常吆三喝四地让同事们为他服务。进公司已有一年，他从来不去饮水机旁倒水，自己杯子里的水喝完了，非要等别人去续水时，他递上水杯，让别人给他倒点儿。

有一次聚餐，他抢着点菜，点的大多都是他自己爱吃的，全然不顾其他人的感受。他喜欢吃生蒜、麻辣，结果桌上十几盘菜里全有蒜和辣椒。我们几位男同事还能勉强接受，可有位女同事胃不好，不敢吃辣的，她拿着筷子不知所措的满桌转悠。最后，经理不得不让服务生加了两盘清炒蔬菜，那位女同事这才吃到了一点饭菜。而他，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妥，从开席到收桌，一直埋头吃海喝。

相处久了，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。刚开始大家还能容忍，可渐渐地就不爱搭理他了。每逢出游聚会，同事们很不情愿与他一起，他就一个人独来独往。

还有一位同事，是个标准的老实人，在公司里负责杂务，干些打印资料、送文件的活儿。一次，他拿着一份文件急匆匆地跑向老总办公室签字，可走到门口时却停住了。坐在门边的我一脸疑惑：“怎么不敲门啊？”他轻轻地指了指玻璃墙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老总正在打电话呢，我怎能打扰！”后来，老总电话打了将近半个小时，他来来回回地在门边踱着步子，一直等到老总挂下电话才敲门进去签字。

有一个周末，大伙去爬山。临近中午，一位同事说要请大家吃饭，我们都欣然答应，一起向饭庄走去，可唯独他推三阻四地就是不肯去。我问他：“为什么不去呀？”他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吃人家的嘴软，我今天无故吃了他的饭，以后事事都会被牵制。”当时那位同事就站在旁边，脸色白一阵红一阵，好不尴尬。

最后，在大家的拉扯下，他勉勉强强地跟着去了。令大伙没想到的是，吃完饭他竟然硬塞了50元钱给请客的同事。为这个，他们至今还僵着呢。

我的这两个同事，前者只会顾念自己，从不为他人着想，最后落得孤家寡人一个；后者过分谨慎，太顾念别人，结果辜负了同事间的感情，而且错失许多宝贵的机会。

其实在职场中，我们应该多替他人着想些，多为别人服务。相应的，当其他人也给你真诚的帮助时，切莫过分地故作礼让，应大方地接受。只有做到这样，你才能与同事融洽相处。生活中，为人处事亦是如此，一定要顾念有度。同